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南北朝

丁未 宋恭始三年 皇興元年 春宋青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詔書喻文

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 平原人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

至值張永等敗退先是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暲

僧暲走保東萊
明僧暲平原高平人
衆情洶懼欲且保郁洲懷珍不可

遂進至黔陬

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

會文秀所置高密

注見

前平昌

晉郡今青州府安邱縣是

二郡太守棄城走唯長廣

注見前

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

注見前

懷珍遣百騎拔之文秀

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為青州刺史

時崔

道固已先請降

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

燕太祖克之元孫

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

肥之子

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以

五萬騎為之繼援時宋申纂

坦從子為東平太守

守無鹽

注見前

劉休賓

字處幹懷珍族弟為幽州刺史

守梁鄒

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

房崇

吉

東清河繹幕人為并州刺史

守升城

宋東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

張

讜

清河人輔國將軍

守團城

今沂州府沂水縣是

王整

兗州刺史桓忻蘭陵太守

等守肥城

漢縣隋省元復置今屬泰安府

麋溝垣苗

二城俱在長清縣

諸戍

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

司馬酈範

字世則范陽人

曰輕軍深入豈宜掩緩且申募必

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

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

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

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

喻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

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麋溝垣苗二戍一旬中拔

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

欲盡坑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

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

妻與魏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謹

王整桓忻等俱降于魏魏遂拔厯城崔道固
出降劉林賓亦降 盧度世守于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

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
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

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
祖將部曲奔據胸山

道成以為戍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胸山依于道成
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胸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
弟子榮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必由清泗

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

漢縣 晉為

郡後廢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

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

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

瘞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

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濰清口

濰水入泗之口

魏人擊之攸之

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

載

字彥休元
謨從弟

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及

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

淮陽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

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

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

中山安喜人惠之女

生子宏

即孝文帝

馮太后自撫養

之乃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為治賞罰嚴

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

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

昶奔魏
事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

魏使

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宋恭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却

之斬其將闕于拔

魏侵宋武津

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寧府上蔡縣

宋劉劭擊破之斬其

將于都公闕于拔魏復寇義陽勔擊却之已而勔又

敗魏兵于許昌

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勔勔上言元友

所陳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為征南大將軍馮熙

字晉昌朗之子

為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

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尚之法興遠用事及是宋主盡

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散騎

侍郎楊運長宣城懷安人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

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

士至員

外郎

宋沿晉世類波動以關閣相高已失明敬之義甚至雜用寒門隸庸競進受賄徂權是又救火把薪愈趨愈下而已

文秀始降宋既
請降魏魏頗受
下大夫之職乃
以持節坐齋去
衣不拜統稱不
任實極武職洪
之罪人豈可以
欺世

己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西魏皇興三年

先是魏長孫陵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
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
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
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
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
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
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

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

都督青齊東徐

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

三州諸軍事白曜

撫御有方東人安之

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追以為憾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

立郡以徙降民
當撫綏而安宅
之乃設僧祇佛
闍諸戶名目既
用滋弊復耗民
力非招徠新附
之道

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

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時魏徙青齊民于平

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
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眾
為僧祇眾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
以為佛圖戶以供諸事灑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戶
徧于州鎮矣桑乾魏郡隋廢為鎮在今大同府山
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
注猶令

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

宋明與禕同遭
子業戲辱正當
引以為戒乃以
狂童惡謔借徒
封名地相朝致
禕怨懟獲罪匪
惟不怨亦不仁
矣

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封廬
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
事覺欣慰等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
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
使逼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

文帝第十八子

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福湊宋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宋泰始六年
戊魏皇興四年

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

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景文王皇后之兄也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

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家者弱今段遂能剛正如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

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

道成妾未奇異龍類鍾聲

麟文

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

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

字弄璋廣陵人

勸道成遣數十騎入

儒元文史自元
嘉中始立四學
已為不經至是
更設總明觀領
以祭酒事雖言
死尚足興教化
乎

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

乃使道成遷鎮淮陰

道成先鎮淮陰後為南充州鎮廣陵至是復遷鎮淮陰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射南平公目辰

桓帝之後

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

白澤

魏之孫字鐘葵
魏王賜名白澤

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畧若蠻與

親行必望麾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

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

大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

時魏百官
不給祿少

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
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
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
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
闕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
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罷新法

辛未恭始七年魏高祖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
亥孝文帝宏延興元年

祐以巴陵王休若

文帝第十
九子

為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

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為南徐州刺史

休若
將佐

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京兆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即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既與休仁相款
洽且云諒其熱
誠何事計交切
之有徒以猜嫌
賊賊罔恤倫理
耳事後流涕其
將推歎

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揚運長等
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
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
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
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
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
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主
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
少便款狎艱難之中無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

痛念之至不能自
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
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卿
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
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

州刺史

盡殺兄子及諸
弟而欲綿一綫
於孤立之幼子
天理人心不可

問夫以致甚放
相尋難深忌道
成而不能去足
為白戕本根者
烟戒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

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

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

陽王休範刺江州

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為諸兄齒
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

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
也及是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
史臣曰太祖之于義康以呵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
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
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
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溺黃老浮屠之
說而以大位委
之冲齡卒致鴆
弑垂廉禍不旋
踵豈非自貽伊
戚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道成曰
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
他人今惟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
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
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禪以位

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之弟對曰陛

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賀尚書陸

侯之子

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

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于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跋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

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

宏是時方五歲
史稱前年叱癩
當是三四歲事
即悲泣對問亦
非五歲兒所能
辨不問可知其
偽

感內切
于 宏即位為孝文帝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

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幾大

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從居

北苑崇光宮采椽不斷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屠于
苑中與禪僧居之 鹿野浮屠圖胡三省注尸迦國波

羅奈城東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
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屠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却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已沒于魏崇祖遙領二郡

未有其地也 經畧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

百里據蒙山

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禹貢蒙羽其藝即此

魏人擊之崇祖

引還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

侍郎虞愿

字士恭餘姚人

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

亦賣婦也

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

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

容

宋主好圍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奕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

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壬宋泰豫元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宋大陽

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蘄陽西北蘄陽今黃州府蘄州是

蠻酋桓誕據

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元之子魏以為東荊州

刺史使起部郎

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為義

韋珍

字靈智京

人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其所

珍至桐栢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恒以

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羣蠻從約淮源自胎替山伏流數十里湧出三泉因沒為井名

曰淮井在
桐柘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表辭位宋主不許及是宋主
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為宰相或有異
圖遣使齎手教並藥賜死教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
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
教見賜以死方以教示客乃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先是宋主惡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
以豫州都督兵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

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
曰豫章太守劉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

是為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
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
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

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

諡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寧

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
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駟字
為馭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旨往往剗斷時淮泗
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

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倭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

太子昱即位時方十

歲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
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

即順帝

為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為第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
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改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

興宗固辭不拜

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

攸之自以材畧過人陰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

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

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

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

攸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

明人不故欺盜賊屏息夜户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

字彥節長沙王道隣之孫

為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時阮佃夫為給事中

欲用其所親為郡吏掾等不從佃夫稱救施行衆不敢執

癸宋主昱元徽元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丑年魏延興三年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

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二郡

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有無相通小民自為計則可豈能以令甲繩之至守令兼攝郡邑雖有長才亦難勝任愉快徒使俗吏逞其欺罔耳此與後條令三長迭養貧病孤老同一循尚虛名無得實用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

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階州東南

為魏所破宋太

祖免其官削爵土

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為將軍使擾汧隴文德攻叛氏不克劉秀之執

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頤成葭蘆

時故氏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

保宗為魏所殺事具前

世祖以其為楊氏正宗

保宗故氏王元之子

立之

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

時蕭惠開

遣兵出梁州應尋陽僧
嗣斷其道間使以聞

太宗遂以為武都王至是僧

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

已而文度襲陷魏仇池魏遣將軍皮歡喜

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為武都王皮歡喜豹子之子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甲宋元徽二年
寅魏延興四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

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為物情所向自太宗晏
駕嗣主年在幼冲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為宰輔

王真如可寄腹
心不妨令其獨
當一面燮四齡
稚子有何知識
而欲假其名為
上游倚重乎朝
臣謀國若此直
同兒戲

既不如志怨憤彌結典籤許公與

新蔡人

為之謀主令

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

朝廷知之陰為之備

會夏口關鎮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

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方四歲恐其過
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湫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
與公與謀襲建康 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
明景文兄子太湫即太子湫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
至是休範遂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太雷戍主馳下

告變朝廷惶駭

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懸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

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
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无解我請頓

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由是內外戒嚴蕭道方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

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沉懷明戍石頭道成治

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

浦名在江寧縣西南

休範捨舟步

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

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

竟陵郡軍人

張敬兒

南陽

冠軍謀詐降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

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醇酒回目敬兒奪

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

林分遣其將杜黑驪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

範雖死黑驪等不知

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棄首于水挺身

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

進至朱雀桁王道隆

帥羽林軍在門內聞賊至即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

戰死之

劭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示弱邪劭不敢言遂

戰死黑驪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驪追殺之于是中外大

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

字彥道淵之弟開東

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

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

官省惟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

死稍欲退散許公興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

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

道成時加平南將軍

諸軍諦視

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

南彭城人

等將兵入衛

袁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

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餘黨悉平

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不若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

于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上皇勤于為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鞠或因繫積年羣臣

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若則思善故智者以因圖為福堂朕特

前稱魏主好淳
屠黃老有道世
之心傳位為上
皇矣茲復稱勤

於為治尤重刑
獄矛盾若是安
得為信史

卷三十九
若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
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

居疆寇之間

謂吐谷
渾柔然

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

集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

字白武
昌黎人

獨執不可

秀曰
敦煌

之置為日已久雖鄰疆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
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
願徙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是
啟戎心二虜交構互相往來闕右荒擾邊役煩興不
可慮
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教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旁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宋元徽三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

如魏延興五年

事

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

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制之恐非公之

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

攸之恐敬兒襲已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

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宋元徽四年辰魏承明元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怨于上皇

初尚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

尚書李訢相善訢出為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隱蔽之上皇聞之檻車徵訢考驗當死時敷兄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弒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

弟將見疎斥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壻裴攸勸之訢乃與范淵列敷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為尚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敷字景文順之子李訢字元盛范陽人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葬金陵 太后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

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

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

服儉素膳修減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忌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琚畧陽苻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起遷尚書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

是為至孝判諺
甚矣

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
過捶笞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獻字洛誠太

原晉陽人李冲字思順寶之
子東陽王丕烈帝之元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宣簡王
宏之子

起兵京口

不克而死

景素孝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

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

景素揚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

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

景素腹心多勸舉兵參軍
江淹獨諫之淹字文通

濟陽考
城人

楊阮將發兵東討蕭道成袁粲以為不可景

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而楊阮
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
軍黃回羽林監垣祇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祇祖率數
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
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蘭陵人等討之蕭
道成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
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皆伏誅

丁宋元徽五年魏太和元年類帝準昇

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

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

是為順帝

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

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鈇矛逢無免者民間

擾懼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銘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鴆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時盛

暑蕭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

是佳射堦

補登反射球也

一箭射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飽箭

飽蒲交反
骨鏃箭也

射之昱乃更以飽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

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

粲曰主上幼年其
過易改伊霍之事

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
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越都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

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

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于臺岡

在臺
城南

賭跳往青園尼等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仁壽

殿熟寢玉夫萬年取千牛刀刻昱首奉伯袖之稱敕

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大呼事平道成戎

服乘馬出敬則等從入殿中殿中驚怖及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熟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

成王

劉秉出逢從弟韞問曰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疾矣

遂以太后令數昱之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年十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

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

秉始謂尚書政本以宗室居之則天

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閤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心陰欲圖之即日就命

九月宋封楊玉夫等爵有差

冬十月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先是訢為尚書信用范滂訢弟瑛諫曰滂輕德義而重勢利不早絕之必貽後悔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踰年黑復入領選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掾知太后怨訢

訢告李敷

事具前至是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問狀引滂證之

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滂曰滂受公恩何如公于李敷公忍之于敷擿何為不忍于公訢嘆曰吾不用

瑛言悔之何及黑復于中構成其罪訖遂見誅

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甚不平其長子元琰自建康至攸之謂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會太后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

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

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敬兒斬其使諸鎮亦懷兩

端遺書道成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

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
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闕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
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
朝廷聞之恐懼初道成使其世子蹟即齊武帝行郢州事

以備攸之已徵蹟為左衛將軍蹟乃薦司馬柳世隆

字彥緒元

自代

蹟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留攻郢

城未必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必破之矣

及攸之起兵蹟行至潯陽衆

欲倍道趨建康蹟曰潯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

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
會此天所置也左中郎將周山圖

字季寂
義興人

復力言之

蹟乃奉晉熙王燮鎮溢口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袁粲劉秉密謀誅蕭道成會湘州刺史王蘊

字彥深
王太后

兄子以母喪還至東府欲因道成出吊作難道成不出

乃更以粲秉共圖之將帥黃回卜伯興

天與
之子

等皆與

通謀道成初聞沈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

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淵故憾粲
初淵遭憂去職朝廷欲起粲往譬說淵乃從
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乃

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時劉秉
從弟韞為領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
諸將皆出屯新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
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
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曰淵雖與彼善豈
得大作同異乃告之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乃遣軍王

淵素暱附道成
且與粲有隙石
頭之謀豈可使
之與聞粲乃欲
引為己用實是
夫竿

蘇烈薛淵

安都從子

等助粲守石頭

淵曰不審公能保表公共為一家否道成

日所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庶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

又以王敬則為

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與秉等本期夜發秉惟擾

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

來今敗矣丹陽丞王遜

僧綽之子

走告道成道成密遣人

告王敬則使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韞

聞之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

會稽永興人

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

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
以身衛梁僧靜直前斫之梁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

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

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

生

秉父子亦為亂兵所害黃回以事泄遂不敢發王

蘊逃匿捕得見殺

黃回後為南充州刺史道成慮其終為禍亂殺之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運長出守宣城于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運長後為

蕭道成

所殺

史臣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憚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勅竇祚夙傾實由于此矣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戊宋昇明二年
午魏太和二年 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欲以偏師守之而自帥大衆東下會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大怒遂悉銳攻城世隆隨宜拒應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

逃者稍多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
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潰先是張敬兒既斬攸之
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殺其子及孫至是
攸之收散卒將還江陵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

縊而死

張敬兒之襲江陵也金城邊榮為攸之留府司馬城潰見執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

榮曰沈荊州舉義匡社稷不可謂賊身本不求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秦山程邕之抱持榮顧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豈肯與君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士皆為垂涕攸之軍潰時諸將皆走功曹臧寅

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
投水死 臧寅字士若燾之曾孫

宋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建康解嚴蕭道成還鎮東府加太尉都督南徐等十

六州諸軍事以其子蹟為江州刺史 嶷 字宣儼道成第三子 為

中領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

好學博聞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

皆委之 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尚
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

條

秋九月乙巳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

字敬沖
莊之子

屏人與語久

之朓無言時二小兒捉燭道成疑朓難之乃取燭遣

兒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他日王儉知其旨請

間說之

儉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
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

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非之深也宋
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
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
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又謂公宜禮絕羣后微示變

革
儉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所親任遐景字

遠樂安博昌人

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

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
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冬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

馮太后忌李惠

惠為李夫
人之父

誣以南叛殺之并其妻子

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

魏人尤冤惜之

宋定音樂

尚書王僧虔

僧綽之弟

奏朝廷以宮縣合和鞞拂

鞞舞拂舞之曲

也宋書樂志鞞舞漢代施于宴享舊曲有五篇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亦陳于殿庭歌詩五篇

節

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

一曰清樂絃竹相和之曲

實由銅

爵

銅爵臺也魏武建臺自作樂府被之管弦置清商令掌之郭茂倩曰晉室播遷舊樂亡散符堅滅涼

得之傳于後秦宋武定閩中遂入江南

中庸和雅莫近于斯而情變聽

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令有司悉

加補綴從之

已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春正月宋以謝未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

肱為侍中

蕭道成以肱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

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晉文王薨

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見石苞傳

方之馮異

馮異勸光武即尊位

前事具非知幾也肱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

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肱

為侍中更以王儉為長史

三月癸卯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朝廷

道成初議封梁公員外郎崔祖

思啟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

宋蕭道成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

何曾傳咸熙初拜司徒時

武帝方襲王位以會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齊尚

書右僕射領吏部

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

是為齊太祖高帝

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殺宋奉朝請裴顛

宋自高祖

至順帝凡八主

合五十九年

道成進爵為王增封十郡令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

肯臨軒匿于佛蓋下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

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

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

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

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

敬則為輔國將軍

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

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

中書舍人屬宣傳詔旨

云解璽綬授

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

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

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

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

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
螻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
琨華

王琨不能引我
完名以致頻見
恭逆貪生無恥
立得托字壽解

朝雖復鳴咽歎
歎誰其貸之

從父弟

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宋主為汝陰王築丹陽宮置兵守衛之奉朝請河東裴顛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怒殺之

太子贍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齊以褚淵為司徒辭不受

淵從父弟焯

字彥宣

素非淵所為淵詣齊宮勸進時焯

謂淵子賁

字蔚先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

亦復何謂及淵拜司徒賀者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

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彥
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
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受

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問為政于參軍劉瓛

字子珪沛國相人

對曰政在孝經

晉宋及齊並以
篡奪相尋如出
一轍所謂天道
好還也宋之亡
固反經濟之得
豈合道此不過
一時飾偽求名
之談俱可失矣

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
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
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于是復命羣臣各言

得失

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大明泰始以來

奇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

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

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以臺

使所在競作威福公私勞擾宜悉停止員外散騎郎

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乃至

山澤之民不敢采食水草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

劉善明懷珍族弟聞喜公子良字雲英太子疇第二

子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魏罷候官

太祖置
事具前

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賄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

罷之更置謹直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鬪者而已

自此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賞佐命之功也處士何點

字子皙尚
之之孫

戲謂人曰我作

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隄

恤國家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
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

導考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導考之族得免

齊立世子蹟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

太武帝之孫

奉丹陽王劉昶伐齊

先是齊主謂垣崇祖曰我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

昶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

祖為豫州刺史至是魏遣梁郡王嘉督兵奉昶伐齊

許昶以克復舊業世昨江南稱藩于魏已而魏師攻

齊壽陽不克

魏步騎號二十萬攻壽陽垣崇祖于壽陽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

聖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得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乘肩輿上城決水下堰魏人馬溺死千數遂退又攻胸山齊擊

敗之

魏使高允議定律令

允先以老疾告歸尋以安車徵至平城拜中書監詔

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復命允議定律令允時年九十

餘而據律評刑志識無損

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數日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六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詔以允家貧養

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事

契丹

東胡種其先軻比能為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後魏時自號曰契丹

入附

于魏

劉友益曰契丹始見此

契丹莫賀弗勿于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

水東

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至遼東入于遼水 考白狼水

即今之老河源出喀喇沁之明安山由故大寧城東逕古柳城黃龍之北與潢河合潢河即遼水之西一

源古所稱

饒樂水也

庚齊建元二年春二月齊檢定民籍
中魏太和四年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至是詔黃門郎

虞玩之

字茂瑤
餘姚人

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

故光祿大夫傅隆

字伯祚
亮族兄

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

加隱校

隱審校
曩也

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民令長愚謂

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

式又
反

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從之

齊以蕭鸞

即明
帝

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

字孝伯

之次子也早孤齊主養

之恩過諸子

秋九月甲午朔日食

冬十月齊以何戢

字惠景
愷之子

為吏部尚書

齊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侍中褚

淵曰聖旨每以蟬冕

漢以後侍中中常侍冠加黃金
璫附蟬為飾挿以貂侍中挿左

中常侍
挿右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

令僕與列曹
尚書為八座

遂有三貂帖以驍遊

驍騎將軍
遊騎將軍

足矣乃

蟬冕不宜過多
固慎重名器意
然出自褚淵特
撰戢與之相埒
故為曲說以抑
之小人肺肝如

加戡驍騎將軍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

謂囚或有

病宜汗每上湯殺之

名為救疾實行寃暴愚謂囚病宜先刺郡

闔白于郡也

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

從之

魏封王叡為中山王

叡幸于馮太后进爵為王置王官二十二人皆當時

名士

明年獻卒贈諡立廟文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練經哭送者千餘人

辛齊建元三年

春正月齊敗魏師于甬城

即甬城魏書水經注作甬

隋書作甬故城在今

淮安府清河縣西南

魏侵齊淮陽

晉郡唐省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

圍軍主成買于甬城

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

北蘭陵人

等救之買力戰而死

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

右翼圍之或言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

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

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遂敗退李安民等復追破之又敗之于淮陽

夏五月鄧至羌入貢于魏

鄧至者白水

注見前

羌也因地名自稱鄧至

今階州文縣西徼外

有鄧至山下有鄧至城元和志鄧父所至故名羌遂以為號也

國于宕昌

注見前

之南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齊遣使如魏

齊使參軍車僧朗于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

遠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

子孫時宜不同耳

先是宋遣使如魏因齊受禪遠留至是魏主宴羣臣坐僧朗于宋使

下僧朗不肯就席宋使遂與念詈劉昶陰使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歸宋使

九月魏以薛虎子

代人

為徐州刺史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

誘之于是徐兗之民所在蠶起聚保五固

城名在兗州府滕縣

薛河南今謂之峒城

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討之

遂克五固斬朗之

朗之等先請援于齊齊主遣李安民以兵迎之安民赴救遲留五固

遂東南諸州悉平尉元徵還虎子為徐州刺史虎子

表請屯田

表曰國家欲取江東必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

用度無準公私捐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具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得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矣魏主從之虎子為政有惠

愛兵民懷之會沛郡下邳太守以贓污為虎子所案

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二

人皆賜死

篡賊之賊為天
地所不容即能
恭儉所謂小善
不掩大罪而乃
肆言夸誕益足
鄙矣

壬齊建元四年春正月齊以張緒字思曼岱兄子為國子祭酒
晉武帝置
後因之

置學生二百人

齊主道成殂太子疇立是為武帝

齊主有疾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遂殂諡曰高皇帝廟

號太祖葬武

太子即位

太祖深沉有大量性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

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命碎之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黃金與土同價玉導南史作玉介導

冠簪

也

夏六月齊主立子長懋

字雲

為太子

秋齊南康公褚淵死

初齊主在東宮嘗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

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以見宋明

帝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避祥曰不能

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

及是死世子賁恥其父失節

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

字茂

屏居墓下終身

魏以李崇

字繼長文成元皇后兄子

為荊州

魏置荊州于上洛領上洛上庸等郡

刺史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曰
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
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
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

燧之警

崇後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

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
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

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癸齊世祖武帝疇永明亥元年魏太和七年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

滿為限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元嘉末以軍興郡縣丞尉並

斷俸祿至先是宋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是復之

為斷謂之小滿遷秩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

乃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苟其貪詐闖茸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夏四月齊殺具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
率皆專斷所親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
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以啟聞太
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
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頭啟曰官有天下
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
宣旨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盡醉乃還

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
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太祖召與密謀齊主
疑之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
撫慰至是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猶言荒野之人南
朝以楚人為僉荒
河北為
荒中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齊

主疑具有異志時華林園設齋

南史作八關齋
受釋氏戒也

朝臣

皆預于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

殺之

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脾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

厭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故見誅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將何計安民具啟之齊主素惡超宗輕慢收付廷尉賜死超宗靈運之孫也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

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齊主許

之加特進

初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

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三台已而皆如其言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甲齊永明二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
子魏太和八年

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居鷄籠山開西邸聚古人

器服以充之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

蕭琛

字彥瑜惠開從子

任昉

字彥

昇遐兄

王融

字元長僧達孫

蕭衍

字叔達齊太祖族子胡三省曰蕭衍事始此

謝

朮

字元暉述孫

沈約

字休文璞之子

陸倕

字佐公吳郡吳人

並以文學見

親號曰八友柳惔

字文暢世隆子

王僧孺

字僧孺推曾孫

江革

字休映濟

陽考城人

范縝

字子真雲從兄

孔休源

字慶緒會稽山陰人

亦預焉子良薦

好釋氏名致名僧講論佛法於邸閣營齋造經唄新

聲或親為賦食行水世以為失宰相體

續盛稱無佛子良曰子不

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續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闌籬牆落糞潤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潤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續又著滅神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志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甚可惜也續笑曰使續實論取官已至今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啟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雲動相規諫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太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太子嘗出東田觀獲顧謂賓客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

范雲觀獲之對
自是恒語耳至
以蕭衍西邸舊
交竟致與謀篡
逆晚節有虧則
平日所謂切直
者持欺世盜名
耳

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
之宴逸 東田在上元縣東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

吳興武康人

為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

文顯

臨海人

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

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户中年辦百萬後天文有變
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祿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觔絲一觔穀二十斛又八

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各隨土

所出至是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疋殺二斛九斗以

給之調外亦增二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

謂私情餉遺雖非乞

取亦計所受論贓

二十疋罪死至是祿行之後義贓一疋枉

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州刺史李洪之

本名文通恒農人

以外

咸貴顯首以贓敗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賂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悉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

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

道武帝孫陽平王熙子

奏請依舊

斷祿太后詔羣臣議中書監高閭

字閭士漁陽雍奴人

言饑寒

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

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之

又閭

表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六鎮武川撫宜懷朔懷荒柔

元禦彘杜佑曰並在馬邑雲中界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

字宣明高帝第四子

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

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

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

執刀以衛左右者

四十人晃

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怒將糾以

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

武陵王宣昭嘗侍宴醉伏地貂

抄肉拌齊主笑曰肉訂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齊主不悅

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為益州刺史

益州大度獠

大度即今大渡河也古曰澁水出四川茂州徼外迤雅州寧遠至嘉定府入江

獠竹絞反西南夷別種

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

吐濫反夷人以財贖罪曰賧

獠殺其使顯達夜襲殺之益州自晉

氏以來俱用名將為刺史至是齊主以鑑為之徵顯

達為中護軍時劫帥

夷帥也

韓武方聚黨為暴郡縣不

能禁鑑至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無以勸

善乃啟請宥之于是蠻夷為寇者望風降附鑑在州

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鑑之至蜀也或云顯達不肯就徵鑑曰顯

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顯達移家出城矣顯達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

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尾

蠅拂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乙齊永明三年
丑魏太和九年

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
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
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齊復立國學

先是齊以國恤罷國子學

在建元四年

至是復立之釋奠

先師用上公禮

三月魏主封諸弟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

字彥和

最賢

敏而好學魏主尤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齊主以國學既立乃省之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

明四部書

儒道文史之書分
為甲乙丙丁四部

充之儉少好禮學及春

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

不諳憶當朝理事決斷如流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

一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

巨員反
武冠也

在庭劍衛令史儀

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曰江左

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

謝安矯情鎮物
已無實際敬
斜髻持杖固恭
折屐又一懈不
如一懈已

池魏仇池將穆亮

代人巖之弟

以彌承為衆所附擊走吐

谷渾立之而還後齊亦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冬十月魏詔均田

初魏民多蔭附

附于豪強之家以求蔭庇

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強

徵斂倍于公賦給事中李安世

趙郡平棘人李伯兄子

上言歲

奪彼與此既啟
爭端受田還官
徒滋擾累因時
立制井田且不
可復况均田哉

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

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

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

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

不種樹之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奴婢依良丁

良人成丁者

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不易之地歲歲可種一易之地兩歲一種再易

之地三歲一種

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

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

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

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齊永明四年
寅魏太和十年

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齊討富陽

即漢富春縣晉改名
今屬浙江杭州府

賊唐寓之平之

初齊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

編戶之文以黃
表之事見前

齊

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收括嚴切又以外監呂

文度

會稽山陰人

言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

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邪術倡亂衆至三萬稱帝于

錢塘攻陷東陽

注見前

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之進平

諸郡

時禁兵乘勢縱掠軍從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內外皆震肅

遣使

慰勞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後永明九年詔免前

却籍戍

邊者

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先是文弘既卒齊以其從子後起

難當

之孫

為武都王後起亦受命于魏及是後起卒集始

為白水

楊氏所置郡

太守齊授以父爵如故後集始朝魏

魏以為南秦州刺史武興王

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本晉武興戍後為楊氏

所據自疏
武興國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

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冲請定民籍

畧曰宜準古法
五家立鄰長五

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擇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
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
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為公調二疋
為調外費三疋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
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
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
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羲

字幼
鄰榮

陽開封人等以為不可冲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若

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

胡三省注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也

已復給尚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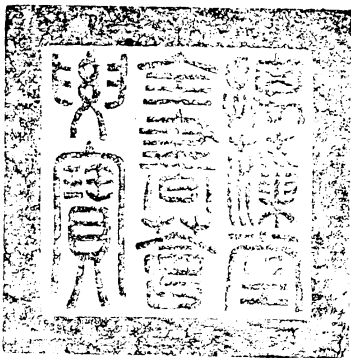
月魏作明堂辟雍

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 臣謝登雋

騰錄監生 臣汪應鑿